

他是话剧《茶馆》中的常四爷、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，他是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的太上老君、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孔融……“把艺术当作学问的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”“他将话剧事业视为生命”“他是学者型演员的楷模”……2月6日北京人艺举行的追思会上，众多同事和亲友追忆了他脚步永不停的一生。

他是著名表演艺术家、北京人艺艺术委员会顾问郑榕，2022年12月24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8岁。

在舞台上创造真实的人

在70余年的舞台生涯中，郑榕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、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和《茶馆》中的常四爷。随着时代的变化、年龄的增长，郑榕不断有着新的认识和创造，从而完善自己饰演的人物。

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介绍，从1953年到1998年饰演周朴园的过程中，郑榕从阶级分析入手变为从人的本质入手，最终以一条完整的思想贯穿线向曹禺交上

了那份他认为“未完成的答卷”；从1958年到1992年饰演常四爷的过程中，郑榕不停地钻研修正，从简单演成硬汉变为找到人物活生生的感觉。

作为北京人艺建院元老，郑榕也是这两个人物的首版扮演者。珠玉在前，令后来者高山仰止。

“郑榕老师的常四爷是我演常四爷的原动力，我心中的形象种子就是他。”北京人艺原副院长濮存昕说，如何对待郑榕的表演是他后来演《茶馆》绕不开的课题。

有相似感受的还有周朴园的第二代扮演者顾威。“我心里周朴园就是郑榕。我开始不敢接这个戏，因为我演不出‘花’来。”他说，郑榕本人及赋予周朴园这个人物“不怒自威”的气场深深影响了他。

2013年秋，北京人艺复排演出《小井胡同》。郑榕看过后给导演杨立新写信，着重肯定了对人的塑造。“他一直是剧院风格坚决的捍卫者，呼吁舞台上一定要创造真实的人。”杨立新说。

以坚实的生活为基础

2005年，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，北京人艺重排名剧《屠夫》，并启用1982年首演版的朱旭、郑榕等老演员。

时任剧院党委书记的马欣回忆，建组会上郑榕小心翼翼拿出一件宝贝：一本烈士日记。1949年底重庆刚刚解放，从事进步演剧的郑榕只身进入渣滓洞，目睹惨烈现场被深深触动，而这本烈士日记就是他现场带回来的。

“为了让青年演员尽快感受战争年代的氛围，郑榕

老师把这件珍藏了56年的烈士遗物带来，很多同志都受到了震撼。”马欣说，“他始终坚持艺术创作必须以坚实的生活为基础，只有源于生活、扎根生活的艺术形象才能有长久的穿透力。”

2012年，北京人艺创排建院60周年原创大戏《甲子园》，五代演员同堂体现的传承关系一时成为佳话。

导演之一唐烨回忆，当时88岁高龄的郑榕在剧中饰演老红军，尽管只能坐轮椅演出，却仍然要求到养老院体验生活；第一次去有点

走马观花，于是又单独走访了老红军王定烈，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，体会他的情感，还在剧中特意借鉴了王定烈的一些动作。

“他说通过走访老红军，人物慢慢在心里扎根了。演戏得找心里的感觉，话剧要反映现实生活，不能跟现实隔离。”唐烨说。

2017年唐烨担任《关汉卿》复排导演，郑榕看完连排后又说，“话剧舞台还是要以人为主，揭示人物的思想和感情，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。”



郑榕在86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饰演太上老君。 资料图

一生践行“戏比天大”人艺精神

2022年12月，郑榕临终前的一天，在病榻上仍然喃喃自语：“快给我穿衣服，快给我穿鞋，我得去演出，我还有一场戏。”

追思会上，郑榕的夫人陈秀英含泪述说着这一幕。郑榕刚被家人哄得即将入睡，又说：“不行……得回剧场，得排戏，不排戏怎么演出？”

“郑榕老师是北京人艺精神的典范，代表了剧院老一辈艺术家视艺术为生命的高贵品质。”北京人艺党组书记王文光说，“磊落博大的胸怀、坚定正义的勇

气、耿直慷慨的性格、严谨宽容的品德都是他的人生注解。”

濮存昕说，郑榕在日常生活中十分谦和，但一谈到艺术就变得投入而苛刻；他虚心接受同事的批评也严厉批评同事，也曾直言剧院不应为急就章的戏而容忍表演的概念化和情绪化。

“他一身浩然正气，一生践行着‘戏比天大’的人艺精神。”濮存昕说。

从事戏剧创作的同时，郑榕从未放弃对话剧艺术的思考与研究。改革开放之初，他就通过参

演影视剧而总结话剧和影视剧表演的不同特点；新世纪之初，他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事关话剧创作的三个命题，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；2019年，他出版《郑榕戏剧表演创作谈》一书，总结了实践“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”的成果与经验。

“郑榕老师对艺术的执着、永不停歇的脚步和高贵的品格，引领一代年轻的人艺人继承和发扬。他身体力行地为我们树立了典范，让我们努力前行，不断进步，成就未来。”冯远征说。

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



元宵佳节，笔墨贺春。2月6日，“壬寅雅集”辞旧迎新书画展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美术馆开幕。此次展览汇集了十数位书画家的精品力作，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。 辛华 摄

《狂飙》为何也没逃过烂尾争议？

《狂飙》，这部开年爆红的电视剧，被不少网友认为收尾“有些仓促”，让人怀疑编剧在结尾强行制造戏剧性。

因为喜欢，所以要求更高

一部电视剧，在人物吸引人、剧情精彩的时候，观众会忽略一些BUG，而当剧作出现转折，表达开始生硬之后，之前积累的BUG便会被注意和放大。《狂飙》的真实气质没能贯穿始终，显然是最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。

高启强与安欣的对手戏份，是《狂飙》最大的看点，被网友认为有“CP感”，这没有问题，但不应遮挡查办黑恶势力的主线剧情，否则剧作便会显得大梁不稳。《狂飙》对于查办案件使用的方法、策略，表现得简单化了。比如全剧涉及案件侦查、人员审讯时，多是点到为止，尤其是结尾抓获高启强，竟然依赖的是其养女的当场举报，这弱化了工作组的能力，也降低了打击黑恶势力的震撼感。

《狂飙》也有了“烂尾”的争议，不是观众不喜欢这部剧，而恰恰是因为大家非常喜欢该剧，而对剧作整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但就这些年国产剧的表现来看，不烂尾这一基本要求，时常难以达到，在收尾时达到全剧的最高潮，更成为一种奢望，拍不好大结局，似乎成为一种通病式的存在。

如果说都市剧、家庭剧、古装剧的烂尾，尚且可以忍受的话，那么悬疑、侦破、罪案等元素鲜明的类型剧的烂尾，则给人一种“就差一口气”的功亏一篑感。

在编剧技巧中，有一种常见的手法，即“倒推式”创作。用这一模式评价《狂飙》，会发现大反派高启强被抓、相关贪腐官员被判，并未让观众觉得结局可以超越前期剧情，反而因“汇报式”的结尾而让观众觉得略显平淡。这种平淡，不会因为最后安欣给高启强送饺子这一打动人心的细节而被扭转。

完整创作，别让观众猜测

观众对于电视剧烂尾现象是困惑的，因为观众会认为，作为专业的创作者，他们会对整个故事进行完整的创作，掌控全部的叙事节奏，以高度的创作智慧，来“碾压”观众的猜测。

观众都知道的思路，创作者自然更为懂得。可实际上，在执行过程中，创作者也有可能要面对许多意想不到的场内场外因素。比如，创作自身团队对解决的处理方式有不同意见；比如，资本力量可能更有话语权；又比如，创作团队可能只在乎剧集不够火，还不在于它能不能有个完美的结局。这就导致一些剧作的结尾，经常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局面。任何凑合、妥协的创作，都有可能导一部剧作整体精彩、部分平庸的状况出现。

《狂飙》有没有“烂尾”，不一样的观众可能有不一样的看法。好在，对这部大热剧集，网友们普遍比较宽容，也把更多注意力放到了角色的塑造和演员的表演身上。对于创作者来说，获得观众的这种宽容是幸运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，创作者可以感到心满意足，放弃更高的追求。一部剧的热度可能是一时的，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，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一定会在未来被反复打量，其含金量也必须接受时间的检验。

《狂飙》作为一部凸显真实性的扫黑除恶剧，不管是表现反派角色的复杂性格，还是塑造正面人物的有血有肉，当然呈现出了创作者的高超功力和扎实工作，但它其实也是对早期经典警匪剧的一种继承和延伸。所以对《狂飙》的评价，也应该放置到整个国产警匪剧、扫黑除恶剧的大视域里进行。

就此而言，《狂飙》虽然已经大结局，但它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史上已经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一笔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视艺术为学问，视艺术为生命

追思表演艺术家郑榕

郑榕在话剧《茶馆》中饰演常四爷。 资料图